

歐餘湧錄卷第十

烏程閔元衢

士夫相見序立禮

相見序立之禮家禮及馮氏集說皆所不載瓊山居鄉儀節進退迎送拜揖諸儀雖各備具至於序立左右之辨亦不明言獨姚海屋家規通俗編交際禮內揖拜條云江南上右江北上左各隨其方若南人相遇於江北無地客間雜仍

上右北人相遇於南亦如之尊與卑揖稍側身
向隅若名位相關者則傍答但主人雖尊江南
無居右江北無居左之禮愚謂斯言正今日通
行之陋習也寧有大一統之時而行不同倫一
至此乎要之上右上左之說何從而異當以何
上爲是乎自漢以右爲上故右相位第一左相
位第二此上右所由來矣至宋設左右丞相等
官以左爲尊 本朝設官亦俱尊左其以下見

上序次亦必以左爲尊然時旣重左而江南重
右此曷故哉考之會典尊卑稍近者尊東卑西
對面而立自稍尊者不敢西面安然居尊退而
北向則稍卑者亦從而北向因此不究其源遂
相沿以右爲上耳豈知先王制禮主人上東階
則本宜上左若上右之制廼軍禮以喪禮處之
漢襲秦儀因而不改非真宜以右爲上也且見
行俗禮旣各隨其方矣及異方相遇無地客相

雜又各隨其人此猶可行也儻一時燕見始無
間雜繼有間雜將隨方乎將隨人乎隨人則於
地客不便隨方則與初見異禮恐非長久不易
之規又或有十人相遇於北九南一北南尊北
卑將謂有地客間雜以衆從寡以尊從卑乎抑
亦不得執一隨方且從衆而從尊乎此又不可
通之說也曷若詳定令甲明示天下坐次尚左
立亦如之古禮尚左今亦如之江北尚左南亦
如之坦然周行率履一轍有不如令者罪之詎
非一道同風之盛事哉奈之何因循而莫議也
雖然是豈草澤之生所宜容喙

果木

園林之果大氏一歲繁多必次歲衰替或連歲
茂碩卽一衰而零善藝者當果實未熟之時蚤
摘之以節其力或於旣摘之後厚漑之以培其
元庶幾可以延久然而外若蔚然其中必不充

實吾觀梨木子甘而碩者生既多年內常空蠹
山中野梨酸澁小而且稀俗名唐梨而後其材堅實
可用夫草木無知猶不勝斲喪太過奈何人非
木石既已百憂萬事勞擾心思迺復作用任情
不圖愛養精力不亦舛乎

漢獻宜稱愍帝

了凡先生之父參坡公諱仁字良貴其紀年類
編有曰後漢延康元年十月帝禪位於魏蜀中

傳聞遇害謚孝愍皇帝時帝雖尚在而國祚已
亡宜有尊號後崩於青龍二年魏謚曰獻綱目
不從昭烈之稱而從曹叡之謚謬也此誠千古
獨見綱目既已失矣而今之爲季漢書者又不
知此余故特表而出之

士夫名刺

先達蔣恭靖公

瑤

素稱縝密時防假冒凡有柬

帖必矻矻躬書親信者矧其然也值無關係之

時或拜候或回報以他書易之而匿其真蹟至於有用然後持投受者動疑不能不信其手墨或甚疑者令人反質公亦疑信於其間復有從旁誑云何老者之倦忘也公且直任我固有之矣又一勢家囑託常用圖書名帖威嚴赫奕莫敢僞造以取辱者但伺進達有司之時隨賂其左右有司收覽之後乘間易回及更有他端即以此帖投進前後無二孰測其罔乎是以受刺者一覽既畢宜舉筆抹之出刺者若無所干不宜槩瀆手蹟斯則庶乎杜欺竇矣

陳眉公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友人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

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
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
因九嶷山以成后志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
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
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
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舄有屨有屨有鞞

有鞞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
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
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屨此婦人屨
也汝南先賢傳云戴良家女布裳木屣風俗通
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屣五色采爲
系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屣異
苑云麻姑能着屣行水上此婦人屣也江泌研
屨爲業則屨亦屣類西施響屨臨川王宏潘妃

寶屨直千萬此婦人屨也鄴中記云石虎皇后
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靴北齊書云王諧
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
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
魚子縷影纓長憂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
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
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
子建憐羅幘顧步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

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
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
皆從遺鈿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大氏單
下曰履復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扉小兒履
曰鞞履中薦曰屨花生鞞曰鞋鞞始於趙武靈
王屨始於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
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
及后之服黃纁青絢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

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暘春錦又見於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景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

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躔漢雜事秘辛周視坐足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脩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大康後

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
繪者又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有分稍
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
無未見米氏畫跋即而唐宮詞亦未有詠及岐
頭履者何也余憶於庚寅唐元徵所見客售孔
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
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陳某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

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
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裹之不敢褻視卽有請觀
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
妃錦幘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歐餘
子曰此眉公貽以示余者余捧讀之題甚熾塞
廣敷旁搜淵博之才卽一班可以具覩末以太
真幘襯貼文德履允爲的對可愛可傳亟梓之
以齎吾錄

眉公答夏畦子書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谿
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襟相示山
癯之姿一味本色非若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
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之標格之外至以崑崙
老宿見擬此老與僕稱素交十餘年淳行幽懷
蓋劉遺民周續之流輩弟何能望萬一也僕生
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注生不
蔬食於浮屠死不血食於孔廟其他非所敢言
以先生愛我略布區區博軒渠一咲耳六禮虎
丘二作儒者之正議韻士之清言染指片鱗尚
希全鼎幸時時惠教之

夏畦子論婚姻六禮

婚禮有六朱子家禮以問名納吉附於納采以
請期附於納徵然後親迎有六禮之名而實行
其三以爲從簡省也自此相承議禮之家不一

其說如丘文莊儀節又以納吉併附納徵行禮之家不詳其意而漫循故典何古先制禮徒事繁文不簡省如今廼多立名色敢以愚意論之六禮無一可以不行亦無一不見行於今者特習矣不察不次第其名推究立名之義遂謂問名納吉請期之禮可省之以附舉耳禮本人情寧有爲父母者爲子求姻不問誰氏所出不加卜筮於先而竟行採擇以聘定者乎寧有不通

期約而遽行納幣然後告以昏期者乎今人央浼媒氏求帖卽問名之意也卜協而有謝吉卽納吉之意也將婚而通信話日卽請期之意也則此三禮未嘗不行曷云可省但求帖之時未知吉否卜吉之後納采隨行奚煩特舉是以納采之中兼陳二禮以補未周宜於儀狀之上首問名次納吉次納采則古禮自覺周旋而不厭其繁矣至於請期之禮今之通信卽是不必再

附名於納徵而請期亦不當在於納徵之後者也如曰簡省從便舉世親迎之前又有速嫁一節何古禮求省而以時儀更增益哉海屋先師於丁亥夏孟校定家規嘗面談及禮時方務鉛槧冥然於茲其刻甫完先師親舉枉授命曰如有未安不嫌參訂是歲八月遽失範模嗣後莊誦深維偶有所見忘其固陋輒著此篇九原有知亦或謂我爲起予者也

虎丘

吳人最重虎丘往來於吳者亦多慕虎丘余亦慕且重之第矇眊觀場旅進旅退妍媸卒未辨也夏畦子獨有未滿之談始聞而愕熟繹而然旣而仲醇先生聞之亦不以爲不然余故錄而播之以視勤於濟勝者抑亦有同然乎否
虎丘之名甲於吳會自余束髮以迄於今登覽者數矣盤旋討勝不識其所以愛重之由欲言

嘖嘖默默誰語不平之氣鬱而未舒今特吐其臆談以與曠覽者道凡名勝之區或在本山之中幽潛深邃漸進忘歸或者四顧多方巉巖浩蕩如金焦雖小亦自有巨浸可觀今鶴澗劔池不勞一瞬平遠致爽烟樹茫茫湖口羣峰遠望若髻講臺危坐環遶僧房井底不殊逸興奚暢必也浮屠陟歷則虞山橫亘於東天池諸山疊障於允然苟岑樓遙矚亦且盡收奚待茲丘而

後得也復有神其說者謂吳王葬時有虎躍出因而得名此又不經之甚淮南子說林訓云寅丘無窟泉源不溥高誘注云汙小潦水名寅寅丘無大窟故泉流不得溥寅者虎也非卽此丘之謂乎嗟乎世有幸而推重者必有不幸而遺弃者虎丘聲價業出不虞安知無抱竒韞秀足稱勝槩者竟爾不逢盼睞直與樵牧相汶汶者耶

張子野

張先字子野有二人一居開封登天聖二年進士官至秘書丞知亳州鹿邑縣卒於寶元年四十八與歐陽公友善公爲撰誌一居烏程登康定進士知吳江官至都官郎中善詩時號張三影見古今詩話有文集百卷年八十九葬弁山多寶寺後李公擇守吳興招集郡圃爲客二公同仕宋仁宗朝但開封旣卒之後烏程始得登第草橋先生蓋嘗辨之旣不詳明且云烏程亦登天聖八年進士以爲同時之人是但知地之相去不知其入仕之時又相後也

浙志

浙江通志創自徐文貞公成於方山薛公由二公皆浙之學憲也一邦文獻十載組修良工苦心後學奚容輕議第爲志十一更無他端蓋曰本以志浙而然也吾觀志三國者傳紀並存則

此志之所不賅亦可別立名色如官師一志選錄名宦是矣要之所以綱維郡縣鎮撫東西者其責任豈常流之可比哉若撫按若兩司各道皆不可不備載其人者宜以年爲經以衙門爲緯如三院上書某年下開巡撫巡按巡鹽逐年橫書某人某年某月以某官任以某年月某事去其官業可紀者書見官師志或有官秩相等偶以事至者則書其下空名曰三院年表至於

藩司上書某年下開本堂及某道某道橫書某人任去亦如之名曰布政司年表至於臬司亦開堂道任去如藩名曰按察司年表三表旣設如國史之有君賢否雖云不一未有不爲入紀者苟統率不備則地理雖廣貢賦雖繁人物雖盛一無主之國耳何以稱完志哉此其大要也若夫水利聖裔武弁屯田流寓皆當次第講者奈何其闕略也辛酉竣編距今幾五十載矣必

有嗣而作者安知不以蕘言爲可採乎

歐餘澆錄卷第十一

烏程閔元衢

與劉誠季

竹溪幸晤縮帶披襟誨愛殷勤仰沾清益別後
時切想念第以隔越不及一詢興居每懷耿耿
今茲之歲值晉甫令侄館於舍下備聞邇來道
履康適甚慰甚慰獨未知何日再獲把臂以寫
我心此衷是用爲恨耳曩承賜

展閱服其旨淵而不詭辨肆而

此書世又不多有此書者不量菲薄次而梓之以廣其傳刻已告竣謹刷二帙併敝帚十卷敢獻之寅所先生冀先生知湖下亦有知我之人且冀先生憐其狂愚採其管得裁之正之惠以一言以寵異之苟得拜貺於先生是卽拜貺於門下也特煩轉致更乞其近製兼聞有莊子指南一書統希擲教爲幸外有徹雲館集一部敬

附塵覽伏惟鑒納荷荷

簡葉寅所先生

僕嘗誦青蓮之言曰不願萬戶願識荊州及考朝宗之事業文章寥寥無所表見卽識之奚快不識奚愧復想當青蓮之時固自有奇偉卓犖之彥若曲江張文獻公其事業其文章綽可景慕青蓮不此之識而顧彼之求濶澠殊失其差矣意者文獻公官居鼎鼐向慕

而韓荆州稍可儼詞不恤希餘輝於一照青蓮
抑或不得已而然與衢自志學以來祇服父兄
之訓凡明公應制之文宵且披習十有餘年於
茲矣偶於劉誠季所獲觀說鈴一集矻矻把翫
意味深長大率皆名理之譚發揮前賢之所未
及已於校刻拙敘及寄劉君之書極道愛慕之
誠不敢復贅夫明公事業固將儻然舉夔而理
學宗之詞章似更高出曲江頭地然則當今之

時僕所應願識者有不傾意於明公也耶况也
浙水非遥東西可跂而明公尊方粉署尚或可
援且幸寒宗自昔有同升之雅縱雲泥隔越無
緣瞻拜下風然苟不於此時一通片牘致明公
頰盼浙右迺有鯁生僕雖不才亦何以揚眉吐
氣是用裁封直攄悃悃惟明公鑒念不靳教言
別有珍編得蒙揮示如說鈴有續願擲下投梓
又聞近製莊子指南望惠一帙果如所懇不辜

鄙悰是卽覲清光撰杖屨詎必借階前之盈尺
而後爲識面哉伏祈垂啓未既有懷

寅所復

昔人稱朋友以義合愚獨謂朋友者天人合焉
者也夫其辯似質疑覲面而相印可補偏救弊
傾心而相玉成若行泥滑之地得杖以撐持若
墜坎塹之墟攀藤以躋拔友之與我雖兩其體
而實相爲用也此之謂人合若其生無識面聞

片語而神飛交不先容驟傾蓋而膽照有如千
里一士士比肩而立又如百世一聖聖隨踵而
至斯聲應氣求之妙又不在尋常締交間也此
之謂天合譚至於天合而後知朋友之倫果不
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後也嗟乎誰謂不佞如
敬而乃得此天合之友於歐餘山耶方不佞之
讀書崢嶸山也偶有所見下筆不能自休嘗欲
解五經評諸史於諸詩家並有註

並有和語蓋立志太大凡例太廣一時不能收拾以了局故偶取其雜且碎而難成部奏者聊題之爲書肆說鈴頗記其一二以免遺忘是皆剪襪之短線絕編之殘韋而吹劔之一呖也不意道丈得鄙刻於劉誠季君所輒舉敝帚而千金之且爲之分其題而編其類至煩剗削之手此其愛不佞豈在言語文字間哉如以言語文字而已則名碩諸公輕編薄牘不啻百千其足

煩剗削者不少也而獨有取於此意者無鹽特以醜而見收侏儒偏以短而資戲疾雷震天洪潮撲地不若輕絲細管之艷聞崑山叢玉合浦堆珠不若斷磚零礫之便用此道丈所以自忘其逐臭而不佞所以謬附於金蘭也嗟乎誰謂不佞如敬而乃得此天合之友於歐餘山耶蓋向者不佞之舉於鄉與寧臺兄同籍今者不佞之立於朝與昭余兄同曹此兩君者皆在道

丈一家不佞之所以受其指南者非淺鮮也而
茲復得此於道丈則不佞於君家可謂有緣矣
昭余兄寶眷至發其函得道丈書以示不佞不
佞捧誦手札至薄太白之願識荊州而遺曲江
文獻且以出曲江頭地而許不佞令人媿汗流
至踵矣已復得歐餘錄玉壺冰而卒業焉真若
太白所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
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既觀此應當無說鈴矣而

乃使類次說鈴肩列於此楮墨有知當爲我代
慙也說鈴頗有續然亦不多莊子評題曰南華
指南道丈如有意改刻請將上方評語列於各
段之後更細書爲大書頗便觀覽韻表一書更
當有一二訂正處未敢勞梨棗也兩種書奉覽
正之此外著述頗多然皆不自安近有荆關叢
語一冊彷彿理學家言而實隔天塹總惟道丈
是正爲望書去神去千里如面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九
筆錄同事異名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闢者不開門批之闢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闢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

用舍故能自重如此又沈存中夢溪筆談云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士人謂之許我言譚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鄉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

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嘆
曰許市井人耳唯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
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余按兩條詞有詳略
總是一事想王沈二公並得所聞隨而筆錄未
知當以誰氏者爲著實也但筆談人所習知而
刊行者少近會稽商氏刻於稗海予外舅沈泰
垣翁參知延津時亦嘗命刻暇日予偶取參閱
延津之刻獨漏此條豈翁所存本原無此耶抑
亦灼見燕談所載之爲確而特削之耶昔陸天
池喜著小說而其兄貞山給諫志其墓曰黠者
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是知說家好
爲新奇或未必精核其不爲貞山所料者幾希
讀者姑闕疑焉可矣

表屬尊行議

有祖姑蚤逝繼廼姑者有子在焉或曰此其爲
丈人行耶余應之曰否凡尊卑相屬皆本於情

國朝源金
情之厚薄彼此相稱未有彼薄於此者此獨厚
於彼也 國朝緣情定制前母之子推榮於繼
後母之子不及其前蓋以繼母前子恒所用情
後子前母渺不相親故也由此推之繼姑之子
必視我姑爲有差矣則我姑外屬寧復尊視其
子乎卽抗禮敵體情也亦制也

祖車騎字誤

祖車騎逝世以士雅字之偶閱舊監本晉書字

曰士雅竊賊沿習之謬不幾恩廼一生乎猶以
證據未廣未敢信然復遍閱羣書若六帖萬花
谷合璧事類集事淵海東萊十七史蘇板綱目
鄒嶧山尚論編皆從雅者至如坊刻晉書李氏
藏書經濟類編及纂輯諸鑑則皆從雅又刻多
從雅而世說補注引虞預晉書則更從穉穉
通用庶幾近之其尤可嗤者若資治通鑑從雅
是緣靡所適歸一字而具二形將以存疑者也

近有世說鼓吹已知其誤置論簡端先得我心
特語焉而未詳耳字必有謂而斯云稚也何居
蓋命字者多取義於名如字賜以貢字予以我
者訓釋之義也字愈以退字頰以昂者補救之
義也由以路字轍以由字者體用互發之義也
又有不顧其名僅計其昆弟行者如張釋之字
季其兄字仲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其有伯
兄必字長卿余求述義博稽爾雅及諸韻書俱
以遠爲訓於雅旣不相蒙於稚亦奚所涉意車
騎之生也最晚於行爲幼故以稚字之其有兄
焉計必以次以長爲字矣漢人取字大率用君
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凡十五字
余備述之以告聞余言而未覺者

夏畦子讀俞仲蔚遊馬鞍山記

嘉靖間布衣文章之士盧謝崛起於北仲蔚稱
首於南然而次梗始也顛蹶茂秦卒也狼狽人

品可槩見已獨仲蔚蕭然一室圖書自娛不求
聞而人聞之不絕交而交亦不瀆讀其集想見
其人庶幾狷介以上之流哉因熟閱其馬鞍山
記描寫春遊士女襍沓極形盡態而富貴貧賤
之氣象宛在目中浸假丹青上河圖蔕以加矣
顧其記馬鞍者僅僅良次畹麗數言而已遂及
闔戶尋春之樂而于迴巒急湍蜿蜒茂密之致
不入筆端庸知凡在名勝之區當此明媚之候

駢肩麇集莫不有然焉者寧獨馬鞍爲可記也
卽去而馬鞍而第二云遊名山記誰曰不然意者
弇山叟曰先生善病足不出百里外果爾則玉
峯百里之中誠尠二於馬鞍山者先生之言不
亦宜乎然攷之志狀皆曰先生少年爲馬鞍山
賦揆別山事靡有掛漏今賦不見集中豈其賦
已窮悉山事而記不必於再述與以先生不識
必非見不逮此特惜集者不並存賦記故未免

後學之疑而先生亦不無憾於鍾聰之寡矣

題坦翁詩卷贈焦太史

已酉孟秋元衢應試都下時澹園大史先生年
已屆七袞矣特購坦翁當李有竹七袞之時手
書預祝八旬之卷奉贈先生蓋以坦翁秣陵人
也位列三台壽幾百歲而清風高節廉立至今
今先生德望並姘坦翁故舉此爲贈旣以預祝
期願之壽且願名位日隆異日令人仰頌必曰

鍾阜兩者耆英云庶幾小子今茲祝願若左券矣

簡謝焦太史

伏承嘉譙兼聆高譚深謝昨奉坦翁壽詠預祝
千秋望揭之華堂以張鄙意別求名跋數語下
逮鯁生它日流傳世稱家翫抑且蔚爲詞林盛
話也惟明公不靳教言是幸承諭東臯子集併
鄴架藏書目錄均希借覽

太史復

昨甚簡爲歎承惠坦翁真蹟知丈垂愛甚厚顧此公名德爲兩朝之望僕謏劣老而無成無足方其百一恐儼人非倫爲足下知人累也東臯子集隨往

書甘泉先生誌銘後

我湖代有聞人而迄於弘正兩朝甘泉先生獨以布衣崛起一時名碩咸欣欣願交故劉龍二公來自江右太白至自秦中雖若弁之勝固

足招徠而結社締盟輝奕今古非東道有主何能會聚諸賢偕玉崖陸公號稱湖南五隱然先生行誼予嘗稽之郡史氏所錄寥寥數語未慊企懷每遘先生邑人卽不憚採訪已餘十載時覺缺然已酉春適與雒城姚叔子邂逅惠我以桐丘禽語補所未備且遍錄坦翁遺藁再四見貽不以爲煩又能於吳氏雲仍殘蠹之中搜羅陸侍御所撰先生誌銘俾予得覩動公卿於韋

布者太白其庶幾矣至於甘澹泊於統緒者其疇與匹哉非直澹泊而已通究經史著述充盈蚤謝當塗獨諧雅素立言立德自宜垂休聲於不朽者也非叔子之嘉惠我何以悉先生之懿淑耶予跂仰疇昔欲取諸君子著作合爲一編目爲湖南五隱集一以成當日异地相孚之雅志一以使後世知我湖文獻不獨昔人擅燉於前一以識予小子景仰高賢或藉附名於未永

也迺復丁寧謂叔子曰吳氏箕裘固不逮其先矣而誌云有集豈遂零落而莫存乎居相近也姻相締也幸有子也尚其留神希愜予志姑書此以俟焉叔子諱光佑嗜古博綜行逼大令大京兆畫溪先生之孫予從姑氏子

五紀太初逸詩

已酉余寓白下與長城李震庭君大俊交余友壻霖伯世沐固君之從孫也語及收侍太初詩

藁君曰一友有藏本焉吾能致之躍然託之轉
丐歸而傳簡者屢始得寓目迺若中盧志菴先
生所輯錄者凡五卷其類其篇下有評註旁有
朱丹末附諸家贈答用心可謂密矣然其篇什
都前刻之所賅獨有飲馬長城窟行一首以脩
然獨立之人吐繫頸單于之槩實余之驟聞者
也夫余於太初逸詩創收之雲邨年譜繼採之
臨川烏青志三錄之甘泉家傳四得之玉厓留

蹟共詩九首小序柬各一自謂遺珠不入囊者
鮮矣詎意剩瑀零鏐又於不期偶拾誠足稱暢
安知放失於網羅之表者寧無倍徙於此乎困
歎天地菁英未嘗韜秘第局於時力之所不及
未免光消影闕而無傳如次梗之賦紫騮仲蔚
之賦馬鞍世賞竒麗徒耳其名而卒漏於本集
甚有併其名而不存余每歆然茲余不覺其太
息者蓋以志喜而亦以志憾云爾 飲馬長城

歐餘湯錄卷第十二
窟水聲何潺潺鬼啼青海月烽起白狼山刀斗
秋鳴塞軍書夜度關終令賀蘭賊不著寸戈還

歐餘湯錄卷第十二

烏程閔元衢

再奉寅所先生

伏領翰教謂朋知遐契誼合天人默念古來聲
氣應求誠如偉論第神飛膽照不介而孚必聖
詰賢豪相去相後此唱彼和脉脉心符是則莫
之爲而爲者非凡庸之於豪杰頓敢附於天合
者流或間有管闕畢竟未能究其什一辟之日

星照麗衡岱巍峩戴日含靈差殊擿杖自當瞻
跂寧俟神侔此非能瞻跂者之足竒直高明之
足以令人瞻跂云爾恭惟先生學術文章今之
山斗衢也生值竝世且又同鄉而浙水睽違未
能覲面質疑辯似有願未伸偶讀說鈴不覺賞
抃全鼎未辯染指一嚮非真能咀禁近之精玄
者也泰山北斗舉首得瞻遂號於人高明如是
豈果陟矗天之深邃覽倒景之繁爛哉而先生

嘉與一斑之見忘其固陋之愚至稱天合神交
引而納之化誨之域欣媿何如况也不靳珍襲
開導昧矇如南華一家發揮者無慮百十高之
入於玄遠卑之失於執著獨先生標揭大旨披
卷朗然詰判一二不決之疑不爲文辭糾纏誠
脩駕之司南也若廼楚中語錄伊洛微言爲後
學拈出今且傳誦伊洛間矣音韻一派措大鮮
知每閱敕郡王氏中州韻輯心竊少之茲承惠

以韻表衢雖未遑殫悉而四聲聯絡轉借兼收
既廣且明垂示來學者非淺衢也庸劣得奉三
書不翅拱璧縱未敢云作合於天其亦微天之
幸也多矣說鈴有續尚乞賜教至於經史詩文
四編璀璨中原多士必且家傳不肖與聞端可
幾也莊子未及如指布刻適有路公祖之便用
申候意兼奉家刻尊製十帙少備公餘惟先生
鑒存是荷

寅所復

山川相隔會晤何時翰墨神交不啻握手路公
賢胤至攜得手札并惠佳刻銘佩何旣兒子元
會來汴先命之造門下謁拜并刷印說鈴三百
冊不腆輶儀非以報賜聊以侑緘冗次不悉幸
在照原績學雄才定當魏捷期在燕京稱賀也
不一

許允娶婦吟

事見初潭集

國朝詩錄
閩範崇四德倩盼非稱首士躬百行橄攸好亦
詎苟奈何世下衰娶婦咨妍醜間關甫寂聲評
量喁喁口無鹽且逞嬌里婦羣驚走許生饒俗
情覲爾安能否交禮苦竟遲狂犇猶蹙忸忽傳
嘉客來潛覷君暱友阮女揣桓郎勸入不淹久
如靈倏斲開旋復陰重糾捉裾挽夫君試與質
所有予德洵莫違下體笑足咎並茂能幾何菌
蠢常堅久尤物蕩人多腊毒由味厚陋劣勝啞
空寡澹偕黎垢頑磊連城存老蠓走盤剖意君
何不臧豈期姿態狃君德已若斯安望終執手
去去已焉哉誓不操它日及聞隨汗顏偃謝同
賓友吁嗟奉倩流捐軀償弱偶粉黛貿男兒聲
稱逐逝朽寧乏傳生規苟非堪許耦官尼固唉
然德尚久救帚

常棣

常棣與唐棣棣名雖同其實則異考之爾雅固

已有別自陸機疏云唐棣萸李也而朱子仍陸之誤論語註亦云唐棣郁李也後人因以常爲唐遂無辨別近者臨沮周夢暘氏常談考誤海虞馮復京氏詩名物疏辨之甚詳說詩者於是真多識矣然古人燕享兄弟獨取常棣爲興者其義何居余嘗於園林之中反覆把玩凡有一萼必具兩心且或有三者與並蓮品蓮相似故其結果大多並蒂而生雖成形有大小之殊而同胞之象灼然可覩詩人是以有取爾也余特表之以補周馮之所未及

書續得坦翁遺文及甘泉詩集

余之留意坦翁文也有年矣丙午以後家難頻仍而此志未嘗少勸幸遇翁晉震庭霖伯諸君各示所有而更得姚叔子徧訪傳錄賚與尤多今茲之春晤呂山吳見吾氏洎其子君度焉厥考充吾公者本余族祖行也自公出爲吳後政

與甘泉先生同宗且與坦翁交契兩公遺文或
並有襲亟以爲請未閱月仲孺從雒城至果挾
以來有甘泉詩名曰東山集帙多零落祇存其
第三卷歌行詞曲尚數十首雋麗清新不讓元
白名下固無虛譽哉坦翁文一册俱充吾公手
筆大半余觀之未嘗兼有與先宗伯公簡四詩
一詩曰碧山學士上 彤墀雪屐衝泥出道遲
御墨久關林叟夢宮袍唯有侍臣知八磚倒影

花枝舊五日傳餐 詔草竒道業該深終遇主
喜聞稽古奉當時此尤吾後裔所欲聞者也因
念近刻翁集師帥總其成二三鉅公董其役若
宜羅括靡漏矣卽故家遺族有之亦宜聞風而
輟夫何僅自家藏集外闕然靡聞顧余何人歲
增月益倍蓰曩輯而復識甘泉遺藁夫甘泉之
文想慕已久向囑叔子爲我旁搜而偶獲什一
於公之宗姓實溢於觀望之外者特憾其所存

之不廣爾余嘗欲取孫劉兩寓公集俾聯瑤顏
行而清惠之文日以增益太初蚤世雖有補輯
終減於劉甘泉遺藁寥寥又難專帙盍倣寒山
詩後附以拾得之例卽以吳詩廁於湯藁之末
總以太初集名如太史公以其立傳而某因附
見似可案也余遂志之以諗叔子再爲多方延
覓令殘缺者克成完編安知呂峯之高出不與
太白比峻也耶後有覽者則見吾伯氏父子世
守二公逸著之勤勞與夫教示小子之美意亦
庶幾可弗諼矣庚戌端午日

馮氏母子烈孝贊

有引

樵李馮君伯禮肄業北靡青霞意鬱黑貂裘
救白玉樓成變彼細君瞻伊旅襯傷心哉偕
老之盟已矣撫棺何恫結髮何人引決自髡
每慟嘔頌有子洪業失怙啣恤端恃慈幃一
旦駢淪惇惇無倚捐軀不顧糜指以將哀毀

如枯母卒不能救藥君子曰烈哉查氏孝哉
馮生竝可述也是用贊以張之

寓宙不毀惟有此人人極不撥惟有此倫惟夫
惟婦五紀之尊古稱婦德從一爲珍嗟嗟伯禮
有志莫伸食苹未偶歌薤已聞里春不相矧也
同心笑語可想痛割殊深憑舟失棹共駕折輪
天胡不佑我胡用存毀容不已嘔血成殷穀則
縮帶死卽聯窀靈修百貝殘喘一薪亦有厥子

念我何屯椿零甫遺葭萎堪辛毛裏旣切墮裂
猶塵母兮殉父兒兮戀親婦貞嗃嗃孺慕慙慙
惟烈惟孝萃于一門天常人紀賴以永陳播于
閭閻達于 楓宸終膺 綸獎豈徒傳頌于士
紳

髯僊四詞誤竄唐集

暮鼓晨鐘聒的咱耳聾春燕秋鴻望的咱眼矇
記得做頑童俄然是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

中休逞英雄難逃黃土中細思量不如閒和哄
枉把機關弄跳出麪糊盆打破酸醞瓮誰是惺
惺誰情懂一 花落花開朱顏容易衰春去秋來
白頭只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
臺功名安在哉休慕蓬萊神僊安在哉清閒兩
字錢難買何苦身拘礙要着過百年便是超三
芥此外更無他計策二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它
懼怕閻羅也難迴避它何苦受奔波回頭方是

可口似懸河不如緊閉着手似攬梭不如緊袖
着越不聰明越快活免了閒災禍家私何用富
官職何須大我笑别人人笑我三 一品隨朝你
便是張師保萬貫纏腰你便是鵝湖老富貴不
堅牢達人須自曉鸞鳳鴟鴞看來都是烏蘭蕙
蓬蒿看來都是草白邛路兒人怎逃急早尋懽
樂風花十萬場絃管三千套莫把好光陰拋撒
了四 右坦翁書與李有竹曰麟在部送鄒司徒

致仕別筵歌此惻然感動迺吾鄉徐氏子仁所作比溧陽會李遠菴先生飲中朗誦因命童子書之此係坦翁真蹟李霖伯家藏割以授余者近有堯山堂外紀載此詞以爲唐伯虎撰海虞何氏重鈔唐集因據之輯於外編字句旣已竄易又以張師改爲倪宮鵝湖改爲姚三余頗疑焉後按雷古和列卿年表嘉靖六年鵝湖費文憲罷相明年戶書鄒文盛致仕又明年翁以司

空去位惟張文忠正當柄用故徐詞假彼喻此而劉亦不免先幾感動所云子仁卽髯僊名霖金陵人歌調妙絕一時與劉同鄉則劉之道所從出定得其實若所謂倪宮保者惟弘治時有倪文毅名岳爲冢宰兼是官然未幾卽卒而所謂姚三者竟不知爲何人且伯虎歿在嘉靖二年別筵驪駒唱在戊子唐何能以身後之事預道於六年之前耶余愛誦此詞足警貪昧故特

糾其謬

鍾許不情嫁娶

開寶時鍾離權爲江州德化宰女將嫁許氏
買媵婢於胥魁得故令女權詢知惻然移書
於許欲掇女奩先嫁令女已女後之許曰遽
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令女
配吾子君別求良家於是故令女卒歸許氏
閔子曰君子行義甚不可以有心叅之叅之以

有心則作者廣眉而述者半額矣兄子鄰予自
有差等已女令女豈無低昂平情以衡之則令
女可矜也已女亦不可後也已女可後也令女
不必先也幼吾幼以及人此情理之不易者所
謂善推其所爲也權必欲後已而先令是有心
以徼譽矣故許氏聞風更爲加甚但知已欲過
厚之譽曾不慮鍾女改配之羞而所以倡之者
權也惟權以有心倡之而許益以有心和之而

權遂不得有違於許矣爲權者當若之何令女可矜擇配以歸之不必於後亦不必於先此中道也先之者矯也欲以配吾子者又矯之過也或曰還之令女之家而不責其直可乎詎知令女而至爲人鬻其無家可知矣雖然余於此竒之而未必非好事者爲之也蓋許可聯姻於宰必非寒素之家女而淪育胥魁恐非不磷之玉况令之女先之猶爲不足宰之女改之何以爲

情故縱使婚姻之間兩無梗房而許子豈甘心於淪落之婦鍾女遂醜顏於再醮之夫乎此皆不情之甚自警編雖錄之厚德之條抵掌可以駭俗而終不足取信於達情之士也

姚叔子山居小像贊

有引

叔子姚君前資治京兆盡溪先生之孫先王
大父宗伯上卿之曾外孫也篤學攻文長於
灑翰癖於嗜古濡踪於泉石而潛志於包羅

客有肖其像以歸之者余覲之得其像而竊窺其不囿於像也者用贅一辭以贈

呀據石危坐泉觀而松伴者其誰耶玄巾道服
儵然而遺世者其果山中人耶歐餘子聞而喻
之曰噫嘻吁爾何不識彼丈夫耶我聞雒城之
先有紆氏平生果食而山棲已而羽化而遐舉
至今鶴嶺號曰名區君豈其流系歟又聞三箬
之上有罨畫畫溪碩老蚤英蜚勲名功烈滿秦

蘄至今勒彝銘常旂君非其公姓歟故其容頎
然其色皙然翩翩神僊之侶絕無貴介之塵緣
其軀眇然其胸偉然汪汪雲夢之蓄殊非細瑣
之流洎其發舒足紹開元名相之事業其撰述
可追宣明學士之家傳落筆則伯仲今羲獻稿
藻則超軼乎雲淵見其形者將謂遁世之槁士
識其衷者舉謂邁世之豪賢顧其名居吾爲爾
道弁巘儲靈鳥山毓英篤生姚氏叔孫子罨畫

歐餘漫錄
流長方祖繩爾胡底裏之不察居然駭愕於丹青

與允兆先生

歲午奉違繼罹閹厄緘滕懸磬徒手東旋門下
密邇彼壤想亦耳而駭者忽忽無聊不及通候
而適聞門下有金臺五臺之轄緬惟勝槩不覺
神馳荏苒流光駒爾逾戍竟成踈濶罪歎何如
茲者尊駕言歸極欲趨謁而內艱降罰碌碌波

幸又未遑也敬函尺一少展鄙衷焦太史先生
處推愛惓惓錫以大篇巍峩敝帚昨在白下款
誨更殷感激噓枯曷可云喻雪居翁畫袖一盃
得之眉公所者必真蹟也敢求門下題詠數語
倍百增芬伏希慨諾是慰

允兆復

爲別五年於茲我思怒如恒切左右頃辱翰貺
見存咀味來旨如覲令顏側聞先太君遐升不

國會漫錄
肖未能走致生芻負罪負罪昔東廣微出爲人
後嘗補逸詩以志感足下得無有意乎望之望
之不肖去冬汗漫而還久爲藥裹中物大都二
豎五鬼日來爭座亦不患無伴也涼風至擬爲
西遊雖爲饑所驅亦自竒癖未除興不盡索所
可爲知者道爾承委圖贊力疾爲役不直博一
粲也因具不腆伴函統冀晒置

香圓圖贊

併跋

林實是珍用驅醲郁譬之得朋居然比玉炎散
瑤光秋垂結綠猶蒸栗然飽霜已熟匪規而圓
不風而馥傲然晚榮奚遜甘谷江陵洞庭將無
奴育老雪圖之契爾幽獨願借餘馨聊寓余目
昔東坡居士晚年呼侍姬朝雲爲老雲余亦
戲呼雪居先生爲老雪吾友地下聞之能不
我嗔定爲絕倒

答謝允兆

日承晉墨唐吟揮灑非一轉盼應接左右具宜
敬服何極第尚留數紙再懇臨池終當付之裝
潢張之斗室尤爲輝燦西遊之諭仰見高標昔
宗少文好遊踵跡所臻舉圖四壁張子禕杖策
窮歷隨輒錄之而山水漫遊之記以成今以門
下勝情而才復曠世必不少遜前喆矣僕雖羈
縻帖括然習知寓內名勝凡屬庚辛延挹更覺
靈竒茲聞門下有意及斯能不癢癢異日願聆
指畫耳之所受若躬執鞭以從且乞示撰次名
編厚幸厚幸昨者又叨雅惠有失裁謝而從者
亦爾慢去懷歉迄今惟知已原之是望月抄擬
到竹溪謹圖瞻謁不多贅



歐餘漫錄卷第十三

烏程閔元衢

六紀太初逸詩

太初寓湖與菁陽施先生最善施勸太初務為

完人因室叢順張氏即施夫人女弟

詳見空同集

未

幾太初驟故遺書入施而今潯溪紀宣符氏菁

陽公之玄孫倩也太初之詩偶為所收歲庚戌

其友冲如温君館余滇郡貳守伯氏相過語余

遂托之巧焉得樂府五七言等詩共十四汉口
詠註十此皆余所未及見者夫太初逸詩求之
十餘年矣每有所得卽爲紀逸一條凡有五紀
總以志幸然其詩其文不過十首已耳詎意今
者一時之獲頓浮於昔之五耶中郎旣得論衡
秘勿廣示世之爲中郎者不少也而溫紀兩君
慨然傳錄度越昔人遠矣然考清惠公所撰太
初墓銘及鄭繼之漫藁兩序則知鄭雖能序其

篇什於生前而後之廣布者若張稚通所續刻
及余歷所搜羅大都備於施氏集中而鄭本之
脫漏多矣豈鄭嘗有去取於其間耶抑菁陽僅
以其生前自喜者示鄭而不盡出其遺耶觀止
矣道及由來真不偶然者也豈徒以謝兩君哉
何山有靈更新以神通我 俠客行 殺人報
睚眦斫地歌激烈七首土花腥都是讐家血

雜感

備按原十首八前刻

出門蹋大荒踵板未擬旋崑崙

來我側滄海落我前長年事高格孤影凌蒼煙
生來不讀書乾坤無簡編誰言混池死會向鼻

孔傳又兀坐山齋冷雨中幽思生草蟲向人語

忽念在邊城出門夜何其引領空馳情如何中

原地不得試春耕幾年戎馬歇會當風塵清徒

聞有玄鳳亦愁羅網嬰衢按刻本春日閒居和
韋蘇州一首與此同韻

當合
為一大風作 新春五夜風怒號靖江城下

翻驚濤魚龍鼓鬣自春撞山夔一足捫青條坤

維無力海欲沸璇蓋將摧天為搖陽月不應有

此變又與鼠恠興蟲妖野人聞此未遑寐燈前

揮涕哀嗷嗷安得垂衣睹天日風后力牧臨其

朝 同吳山人登董嶼山絕頂和老杜玄都壇

歌 地軸辟兀橫高峰中有老樹成蛟龍千年

靈氣闕幽谷彷彿醫閭與王屋天門良背石作

壇泉噴雪竇灑面寒山夔一足向人立日落未

落驚風翻拄杖鏗然政長往新詩到手興獨長

回首人間芻狗焚明日重來望蕭爽 李郎中
元任訪湖上因贈醉歌 李侯出海珊瑚樹青
雲白耀光彩露束髮挾書遊帝京四十爲官守
郎署前年出使越江臯佐省均輸分節旄漢之
鄼侯唐劉晏王事給辦民無勞昨朝訪我西湖
邊入門禮法意猶賢山瓶乳酒留君醉頓令草
堂開雲煙酒酣問我經世事風塵瀕洞非吾志
赤驥丹鳳甘遜形天球翠甕古所秘李侯李侯

意轉急聽我歌聲淚沾臆塞北只今塵滿城白
龍恐爲豫且得 寄許東山 道人久矣離人
羣靜觀萬物同欣欣野鹿到門不觸客飛嵐傍
竹還成雲入山學道定須我散髮弄泉還愛君
應思霖雨濟時了更著荷衣辭世紛 齋居
多學已多事淳風不復得昆蟲皆閉關吾且了
吾默 雜畫 石根留殘靄樹杪餘秋陰泉聲
有古意山鳥來和音 麋鹿不避人相隨興更

野我亦食霞客來訪巢居者 題孫道甫小景

桐陰連草色牛羊散滿墩稚子燒芻狗時時

笑語溫 歸南屏山舊隱 山靈笑我我何言

又是閒遊到夕昏依舊歸來無長物秋風待看

鶴生孫 偶成 我亦平生黃九窮十年詩句

落江東如今不用全分付載拜園頭抱甕翁

同錢仕弘服松花 東湖老子精力強石上對

殮松粉香此來自是延年藥不用嵇康石髓方

休寧汊口十詠各題下註旗山山之西即汊口所居如程

汪范孫十大姓是也璜水南下琅水東下至山麓而會故名汊口旗山即一村所主之山也

鼓石在汊水西筆峰峰卓立於南汊口世出仕宦山靈所鍾也如程端明

程勿齋江明安程逢午硯嶺在筆峰之西暘谷在旗

范平仲盡以道學鳴雲溪源自璜溪富溪來宋端

麓端明公有詩暘龍山琅水之北自嚴州烏龍山支分

三日為一鳳林旗山之北昔傳有

代偉人山程忠壯公祠在馬吟社自宋端

竹西林鄉約近年一遵藍田呂氏明公所

約一年四季一會元有程願學范天錫程仲本國朝有汪彥暉孫士暉程德全

唐人不輕勒去思

士夫宦轍所臨去任之後其治轄者輒伐石紀恩示不忘也甘棠之詠峴首之碑由來久矣及讀劉蘇州高陵令碑首云大和四年高陵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刻金石縣以狀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言天寶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考

宜有紀迺奏明年八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由此觀之想當時之碑已多不實故必屢經評騭得旨後行碑者不敢要譽於人碑之者不敢阿私所好唐之立法亦嚴矣迺白傳之詠立碑又云勲德旣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勲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我

聞望江縣勸令撫孀嫠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
岐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惟有
邑人知蓋深致不滿意豈天寶之詔至長慶之
世竟置之若棄而云爾耶在於今日尤可異矣
居官本無足述彼人豈不自知當其任時結納
貪嗜以爲他日張本者有之或者庸庸在任而
夤躋顯要無耻逐羶因藉此以攀附者有之或
本官已故伊子若孫接武隆秩一欲爲揚親之

地一欲爲世講之資越數十年釀金創建者有
之是皆所謂欺世盜名曾不思本無實惠於人
受其荼者將操斤而至穢其名者且叢唾而行
耿耿於懷與夫嘵嘵於吻者無非其蠱螫之云
何也思之思之何有於功德之可念耶然而此
人之過惡作之於前而圖蓋之於後良心尚不
昧也惟是諂諛者或以要利或以趨炎本心盡
忘有覷面目豈徒人共耻之雖碑者之人未必

不竊鄙於平旦時也昔宋璟嘗爲廣州都督及其入相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禁止夫天寶間爲君者詔必核實然後許立爲相者請必禁止以杜諂諛未幾而白傳之詠已不勝慨迨至此日律止有見任不許立碑之條而一離其任生祠桁比遺愛跌聯安可令醉吟翁一再覩乎擬漂母受千金報對

淮陰侯布衣時釣城下城下多漂母一母見信

饑飯信信喜謂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已而信事漢破趙魏及齊請封假王破楚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母長跽而謝且對曰一飯之德微矣千金之賚重矣王以是賜妾妾有以仰大王之不負諾也抑人有言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以大王之才智舉天下而運

諸掌股其有造於漢甚厚漢卽割天下半以酬
王似未足爲報也然當王窮阨詎能不卵而翼
不翼而飛乎設壇授鉞南面部符以致有今日
漢之有德於王亦甚不薄兩施而權其重王尚
可銖銖斤石間以求多於漢哉且楚非它卽項
王肇基所也下邳之與彭城相去又非遙也項
王貪戾無饜脩爾滅亡爲天下笑今漢以是徙
王寧無意乎前覆後監王將何道而不爲項王

續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公孫
碩膚姬公所以居攝之道也名遂身退應侯所
以保首領於秦也今王宜察盈謙蹠往詰拜爵
闕下歆然遜避曰主上神聖臣何力焉此不望
報心昭如揭日月則嫌疑何自而起如何繇
而萌名與天壤俱國與炎漢同敝可也故妾無
念七箸願王亦無念鼓鼙謹再拜以獻千秋壽
信聞之惘然自失者累日終不無怏怏左遷淮

陰侯卒遺族慘

重校見聞紀訓後語

紀訓一書我湖故鄣陳棟塘先生之所輯也先生生十月而孤母都年甫十九教育慈嚴卒成名偉登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大叅先生宦業余晚不及知然其居鄉懿行孝友端方毫不苟率郡中傳頌真足以楷模我後生者蚤入林泉年躋耄耄雅與劉坦翁龍西溪邵康山孫太初諸

公相友善以文學辭藻世其箕裘家嗣謹敬則貢授州貳卽解組而歸所著明興雜紀今行

於世其文其行綽有父風孫逮玄曾彬彬翰墨多以貢舉起家見之者不問而知萬石君家子姓也先生所著紀訓凡二卷六十餘條所錄見聞無浮詞贅語一案一斷斬截數言意味深長雖俗子蚩氓不覺竦豎直與太史短篇相媲美焉若其中句讀段落則余小子實竊取之蓋敬

奉先生覺世之意使易於入時目也板久殘缺
有刪刻者且亂其條緒余求原本校正重梓因
捧讀先生之編至再至三信乎善者必吉惡者
必凶貧富窮通不容智力驗之往事鑿鑿可稽
卽如先生壽考優游後世雲仍象賢好學迺知
天之厚酬善類果不爽者此書之訓豈欺我哉
近歲程邑臨川李少叅公亦有見聞雜紀之刻
二公勸戒之意大氏相同而雜紀之文則倍蓰
紀訓恐覽者未易竟焉然李公年今望耄矍鑠
康寧正直不阿當途祇畏長老成長世佑啓無窮
凡我湖人景仰二公不翅著蔡剗剔旣竣不量
寡昧敢綴一言如右云

與眉公先生

淞湖相越一水盈盈而數載寂寥不一聞問僕
非敢疏有道之門也自丙午迄今再遭家難室
如縣磬一舉莫由因思乙未丙申之間家巖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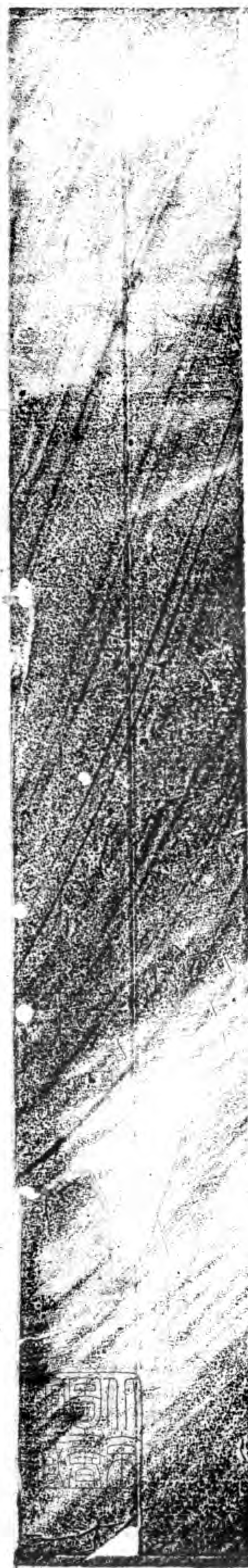
嘗承乏貴郡矣此時僕甫垂髫未辨燕越三秋
泐上眯目九峯懊恨之私何可云喻然蹟雖間
濶而懷想依依每遘婉戀里人未嘗不備叩先
生動定及聞康適榮問日隆願見之思不覺倍
切昨歲敝郡歸邑計父母蒞任詢知迺門下梓
戚敬附短函少申候意前在冶城購得廷韓公
遺稿讀之竒而不詭逸而不浮篇什散文並臻
佳妙世家之子迺有若人小崑之靈真足多矣

嗣得潘氏石秀齋集獨梓詩賦而遺稿不載者
過半惟先生慇懃沈生反之令其補劂後有覽
者不致得此漏彼廷韓諒雅相知自當含感無
旣董太史公與先生石交久矣僕有一箒二楮
借重鼎言敢求名筆聊具家刻一束仰勞轉致
外更有粗筭煩門下大揮拙錄近增兩卷併呈
就正

眉公復

客見歐餘者無不向僕問康侯先生安在夫詩
文孤行如平原大道無竒觀若以新竒之事佐
以博雅之識天厨禁鬻別有異味進而僊漿帝
壺又進而禪悅法喜食誰能與閔公抗行而握
禿塵柄哉來教極感記存而湯錄所續更覺衍
裕怪特日新富有不得不以推公僕老矣近者
避客避暑於泖上僧舍掩關讀書遂踰百日裹
足歸家童僕雞犬如見生人迺知凡事不從忙

裏措却凡病不從忙裏生却疲行穩坐高歌細
吟千山萬山一卷兩卷真古人打乖窩也康侯
師友夏畦先生日幽日澹天付壯年復賜清福
幸愛寸陰以終千古僕之譽誹短長且乞門下
筆端矣二扇僅完其一餘在玄宰處適往吳門
未得輒附新作二篇請正





程